

Oscar
Wilde
à Paris
Herbert Lottman

王尔德在巴黎

(美) 赫伯特·洛特曼 著 谢迎芳 译

作家出版社



Oscar Wilde

O s c a r
W i l d e
à P a r i s

Herbert Lottman

王尔德在巴黎

(美) 赫伯特·洛特曼 著 谢迎芳 译

(京权)图字: 01-2011-8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尔德在巴黎 / (美)洛特曼著; 谢迎芳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63-6298-6

I. ①王… II. ①洛…②谢… III. ①王尔德, O.W. (1854~1900)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6519号

Oscar Wilde à Paris de H.LOTTMAN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王尔德在巴黎

作者: (美) 赫伯特·洛特曼
译者: 谢迎芳
责任编辑: 冯京丽 邢宝丹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字数: 140千
印张: 7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298-6
定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尔德在巴黎（代序）

对于奥斯卡·王尔德 1874 年 7 月首访巴黎的详情细节，并无搜寻的必要。这就像是每个家世良好的即将步入弱冠之年的青年人的长期冒险旅行的开始，时值为上大学而离别家庭的前夜，挚爱子女的母亲对其引领陪伴、呵护有加。碰巧，奥斯卡是个都柏林男孩，所上大学也要是声名卓著的，那就应该是英国牛津大学，这年秋天，由于同样声名卓著的奖学金制度，他将进入牛津。

奥斯卡的母亲身高几近 6 英尺，仪容堂堂，且总是穿着惹眼；她是个语言奇才，也是一位爱尔兰独立运动者。受洗名字为简，但她却称自己为埃斯佩兰扎（西班牙语的“希望”之意，尽管其家族有意大利祖先）。她的丈夫，即奥斯卡的父亲，是个身手不凡的医生，一位耳外科的先驱，在当年可是个著名人物。奥斯卡 10 岁那年，这位医生被授以爵位，于是，这男孩的父母

就成了威廉姆爵士和简·王尔德夫人。但是，威廉姆爵士也是个有名的偷香窃玉者，至少从前是个声名狼藉的勾引者，当年一位年轻的女患者就指控他对她催眠，以便对她恣意妄为……

就自己的特点而言，奥斯卡·王尔德已经是个独特的人了：人长得过于高大，身高达6英尺，形貌举止显得笨拙。“他的头发太长，有时候理成中分式，有时候又梳成了一边倒式。”一位同时代人回忆起这位新来的大学生，“他的脸如‘月亮般’苍白，双目抑郁，两片嘴唇厚厚的；他老是傻笑的模样，发出的总是有强迫力的笑声。他走路来左右摇摆，吃饭时牵拉出舌头。我从没见过他奔跑过……”这是一个不大有同情心的朋友所描述的形象。但是，别人的坦率对一个传记作家而言，却是可资采用的素材。

事实上，这个带点痴呆状的人打算从基础稳固的文学教育中获益。在牛津大学的岁月里，奥斯卡自会受到19世纪英国文学艺术大家的一些见解和箴言的影响——其中，约翰·鲁斯金是要提及的一位，沃尔特·佩特则为另一位。就特长而言，奥斯卡·王尔德会发展成一个才气焕发的雄辩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了他的职业。他本人把唯美主义演绎到了极致。当年读大学时，为保持自己房间里的鲜花不败，他搞来了几个雅致的花瓶，他对此的评说即刻为他在牛津博得了善辩的名声。他说：“我发现，每天都遵照我的蓝色瓷器的格调生活是难而又难了。”（译注：牛津大学运动选手的帽子、围巾等均为深蓝色）这就是他的评说方式：言语有余味，令人记得住。

目 录

第一章	只等闲的海峡	1
第二章	巴黎蜜月	10
第三章	旅行之间	16
第四章	笔记本	22
第五章	莎乐美	27
第六章	普鲁斯特，路易斯，纪德和其他一些人	37
第七章	若即若离舞台	48
第八章	喜剧和戏剧	63
第九章	一段阿尔及利亚插曲	69
第十章	走得尽可能远	77
第十一章	从法国所看到的情况	86
第十二章	真正的审判	95
第十三章	分裂的法国人	102
第十四章	为保卫王尔德而战	109
第十五章	航向自由	118
第十六章	诺曼底乐园	126

第十七章 夏季结束	135
第十八章 意大利插曲	142
第十九章 美术街	145
第二十章 哈瑞斯听到了什么	155
第二十一章 五英镑支票	164
第二十二章 冬天转向冬天	176
第二十三章 孤身卧床	187
第二十四章 严酷的辞别	197
第二十五章 淫荡的纪念碑	204
后记 “女奥斯卡”	209

第一章 只等闲的海峡

今天，往来于英法之间，可选择乘飞机，或者乘车经由海底隧道穿越海峡。今天的旅行者可能想知道，在只有地面与水面运输的年代，他们是如何行事的。的确，“他们”似乎有充裕的旅行时间。对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而言，乘火车去海峡岸边，再乘渡轮过海，只是等闲之事。如同今天一样，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年代，火车和渡轮都有时刻表，也有费用合适的路线（依时间和距离而定的）可供选择。

承蒙法国国家铁路运营公司档案保管员帮助，我们能够查阅到奥斯卡·王尔德当年来往于英法所乘车船的那种时刻表。我们立刻就看出，为什么当年的中学生、从业不久的年轻人及年轻的新婚夫妇可能经由纽黑文和狄普去法国（从维多利亚或伦敦桥站离开伦敦在圣拉萨尔站抵达巴黎）。在1880年，这条路线的单程票价，头等舱为41.25法郎，二等舱为30法郎。但

是，这趟旅行要花上 14 个多小时，且几近一半的时间要在渡轮上度过。

经由多佛和加莱的快捷服务新路线，其价格可能如同我们今天的“特快”，将伦敦与巴黎拉得相当近，自北向南仅 9 小时 55 分钟，而自南向北只要 9 小时 30 分钟，且只有 1 小时 45 分钟待在海上。这一服务的豪华路线，其头等舱单程需 75 法郎，二等舱需 56.25 法郎。还有更快捷的路线，旅行时间降至 9 小时 15 分钟，经由福克斯顿和布洛涅，过海峡用不了 2 小时，而票价也略低：单程分别为 70 法郎和 52.50 法郎。须知，还可乘降价的夜航（夜间服务）渡海，其路线有多佛尔——加莱和福克斯顿——布洛涅。^①

因此，在追寻王尔德的足迹时，对于王尔德对自己到法国的路线和交通工具所说（所写）甚少，我们就不应感到奇怪了。这些情况是太显而易见了，而由欧洲大陆返回的情况亦然。他在巴黎的举止作为才是重要的。例如，1875 年，在他由其母陪同首访巴黎之后才一年，他又回到欧洲大陆，去游览意大利并参观其艺术瑰宝，同行的有都柏林三一学院他的一位教授和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同班同学；这次游览止于巴黎，他期待其母寄来 5 英镑，以凑钱作渡过海峡的费用。两年之后，他渡过海峡，巴黎是游览意大利、希腊的第一步。1880 年，一位有闲阶级的年轻绅士带他去卢瓦尔河流域及其葡萄园游览，那是他作为大学生（至少表面上看来）的最后一次旅行，尔后，他去巴黎是

^① 铁路时刻表及详情可由驻勒芒的法国国家铁路运营公司档案中心获取，就此致谢。

为寻找某种乐趣。

现在，他认真工作了。他立刻从几个方面着手，自报家门为笔译人员，寻求加入协会，向报界投寄简短的评论文章，写诗并投稿发表。到 1880 年，他已完成一个描写虚无主义者的剧本，其背景为沙俄时代。该剧从未在伦敦上演过。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成名了。如果不说是一位名家，也堪称一位名人；他的唯美主义者漫画像也见诸报刊，算不上“一位”唯美主义者，也说得上是“某个”唯美主义者了。他的个性是他最重要的介绍信。有人引述他对海关官员的话，来证明这一点。那是 1882 年元月 2 日，他开始作长达一年横贯美国的巡回讲演，船入纽约港，行李报关时他对海关官员说：“除了我的天才之外，我别无他物要申报。”

在艰苦奋斗一年的旅行讲演之后，王尔德企图向美国听众灌输他的唯美主义艺术理论，以及诸如设计、装修之类较务实的事情，偶尔还干得蛮成功。在圣诞节后返回英国时，他的口袋已经被钞票撑得鼓鼓的。不过，1883 年元月，在重新收拾行装前往法国纪念他首访巴黎之前，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打开行李。

当然，巴黎要去看，也看过了。然而，在这趟三个月的逗留期间，王尔德给自己派定了写作工作，一如他在延长的国外旅行期间所做的那样。他的第一部戏剧《薇拉》，其副标题为“虚无主义者”，因其政治主题和沙俄背景注定会失败（在纽约只上演了一周，在伦敦根本就没上演）。而进行中的一个剧本，试探性地取名为《帕杜亚公爵夫人》，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该剧终于登台上演（其新剧名为《贵多·佛兰提》），也只是在纽

约短暂上演，根本无法企及伦敦舞台。显然，奥斯卡·王尔德正在走向别的什么东西（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喜剧）。

多亏在美国的巡回讲演，他现在有钱了。在巴黎，他下榻的是《贝德克旅行指南》上最高级的大陆酒店（位于卡斯提莱恩街）。没过多久，他的旅行预算似乎要求节俭，于是，他渡过塞纳河到伏尔泰码头旁的伏尔泰旅馆开房间入住，另一本旅行指南《巴黎钻石》，形容伏尔泰旅馆是“读书人”的至爱。

几天之前，在一帮朋友宴请王尔德的饭局上，王尔德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居住在巴黎的英国小伙子罗伯特·夏拉德，在谈到卢浮宫艺术宝库的话题时，夏拉德敢于承认，他从未去过那个博物馆——“每当有人提到那个名字时，我总是想到卢浮宫是间大仓库，我在那里能买到巴黎最便宜的领带。”给夏拉德的心直口快逗乐了，第二天，王尔德邀请他吃饭。当夏拉德现身于伏尔泰旅馆三楼王尔德的套间时，他说，“这可是近日见到的巴黎最有魅力的景致之一。”——他赞美河对岸塞纳河环绕的卢浮宫的一片景色，情不自禁地评说这一地点的美景。

“唉，”王尔德回应道，“那完全是非物质的东西，除非是客栈老板，他当然会把风景打入账单。上流人士是决不会从窗户里往外看的。”

他的这一说法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宣言，奥斯卡·王尔德就喜欢向友人、对手脱口而出地发这种议论。这一类评说被人记住，且记录下来了，有几本小书里就满是这类言论。王尔德本人也在其故事和喜剧里使用这些隽言妙语。

夏拉德还不得不注意到，王尔德伏案写作时，好穿白色晨

衣，巴尔扎克写作时穿的就是这种像是修道士穿的长袍。王尔德还有一柄象牙手杖，手柄上饰有绿松石，这也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的派头。显然，他希望追随巴尔扎克的写作习惯。

跟夏拉德相处甚洽，王尔德想要这个年轻人对他直呼其名——奥斯卡，但是，夏拉德的“盎格鲁 - 撒克逊式的审慎”抗拒着“这种凯尔特人的旷达”，要他决心让自己对一个年长者改口而直呼其名，那是要花一段时间的（即使说“年长”也只意味着，奥斯卡·王尔德 29 岁，夏拉德 21 岁）。

不管怎么说，这位年长者是邀请方，他要求夏拉德赴晚宴要正式着装，因为他们去吃饭的地方是土伦街上如此优雅的佛约特人家餐厅，在左岸也堪称一家好餐厅，后来，他们走上街头，边走边背诵法国诗人奈瓦尔和波德莱尔的诗句。夏拉德看着王尔德喝下了一杯苦艾酒，但也注意到，他并不吸印度大麻。

在写作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行录时，罗伯特·夏拉德发现，他没有作过笔记或记录，因此，在写到他的新朋友受到老维克多·雨果接待的情况时，他写不出多少东西，其时雨果已 81 岁，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能记住的就是这位老诗人，在氤氲气氛里昏昏欲睡，并不是一位活泼的东道主，而奥斯卡·王尔德的洋溢才气也未能令其产生深刻印象。（夏拉德由此得出一个教训：“对这位法国人而言，英国人最丰饶的焕发才气，也不过是才智盛宴上的一碟小菜。在巴黎的沙龙里，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英国人能脱颖而出、鹤立鸡群。”）

不过，王尔德谈论文学上的事，还是能吸引听众，就是在维克多·雨果家的晚宴上情形也是如此。王尔德谈论当代诗人

斯文伯格（旧译：史文朋）时，每个人都聆听着。所谓每个人，只是雨果不在其中，他在壁炉前睡着了。

画家朱塞·佩德以画巴黎的都市景观而著称，夏拉德在陪王尔德去该画家家里时，发现他自己置身于诸如埃德加·德加和卡米尔·皮沙罗这样一群画家之中。在听到新朋友就艺术大师的画法侃侃而谈时，他觉得自己真差劲。在他们出门走上街头时，王尔德说，“我让人家吃惊得很。”

发现新朋友已经认识莎娜·伯瑞哈特，夏拉德真是一惊未消又吃了一惊。约在4年前，她出行伦敦，主演《菲德烈》，其间，王尔德就与她相识，且彼此喜欢上了。王尔德现在带夏拉德一道去城市剧院，那是一家位于嘉布欣林荫道与拉绍塞昂坦路交角处的漂亮小剧院。时年39岁的名伶莎娜正在该剧院出演V. 萨尔杜所著的一个剧本。夏拉德记住了一个他难以忘怀的时刻——王尔德和他在一间小客厅里受到接待，而她的化妆室就与小客厅相连。他形容道，这位女伶人穿着幕间更衣时所着的“一目了然的室内女便装”。于是，她从可分开的幕布之间探出头来，笑盈盈地向王尔德致意。

观察那些等在化妆间的男子（其中有著名作家让·李显宾），夏拉德感觉到了，这些化妆室常客对猝然出现的陌生人王尔德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怨恨。

此后几天，夏拉德又同王尔德去位于维利尔斯大街的莎娜府上拜访。在路上，王尔德从街头小贩手上买了一束野花，这不足挂齿的礼物，莎娜却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在她的工作室里还有另外的客人，戏剧家亚历山大·帕罗蒂，夏拉德知道，此

君写过一部悲剧《战败的罗马》，那是莎娜在法兰西歌剧院的首次成功。然而，帕罗蒂却向王尔德表示了敬意，尽管王尔德取得舞台成功的企图已在纽约证明是一场失败。

夏拉德领悟到，他的朋友在巴黎受到好意接待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抵达巴黎之前，王尔德就给许多文艺界人士寄出了他的诗集，并附上了致意函（这本《诗歌集》是两年前在伦敦自费出版的）。夏拉德自费出版了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回忆录《奥斯卡·王尔德：不幸友谊的故事》，公布了他最有用的记录，正因为有了夏拉德及所写的回忆录，我们才知道，王尔德与该入地狱永劫不复的诗人保罗·魏尔伦（译注：1844～1996，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会见（此时，该诗人因向其情侣兼朋友、诗人阿尔居尔·兰波开枪而坐了两牢，又因袭击其寡母再次被投入监牢）。

这不是文学沙龙的一场私通。王尔德设法将这场会见安排在法兰西第一咖啡馆，魏尔伦爱喝那儿的苦艾酒。但是，正如王尔德描述他们的相见所说，魏尔伦有一副登徒子的面孔。他告诉夏拉德，“这副面孔太可怕了。”在魏尔伦这方面，他对这个外来客的超级品牌的香烟比对他的谈话更感兴趣；王尔德的焕发才智对魏尔伦并无效用，王尔德对他的作品热情赞扬，魏尔伦似乎也不大在意。夏拉德借用王尔德的话说，魏尔伦“眨巴着的小眼睛一会儿倪视着空酒杯，一会儿又斜视银质香烟盒”。在王尔德这方面，他恶心得简直作呕，且毫不隐瞒对魏尔伦身体缺陷的厌恶。

说到咖啡馆生活，夏拉德是其新师父的志愿追随者。他们

会常常去大街咖啡馆，一家位于蒙帕纳斯火车站旁边的著名咖啡馆，是作家、艺术家会面的去处。一天，美国艺术家约翰·辛格·萨金特（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是位肖像画家）在一本搜集纪念字画的空白簿子上，给王尔德、夏拉德、保罗·布尔奈画速写像，这种簿子是咖啡馆老板为此而专门设置的。多年后，夏拉德想再看看速写像时才发现，业主卖掉了这家咖啡馆，也带走了这本簿子。

他们也去奥赛咖啡馆，此处离王尔德下榻的伏尔泰旅馆很近。他们也在这儿会见布尔奈，这时的布尔奈一贫如洗，“当王尔德精神焕发、侃侃而谈时，他却显得压抑而沉默。”12年后，当布尔奈穿上了法兰西学院的棕榈饰的礼服时，王尔德却身陷囹圄了。^①

他们还会有其他的拜访。其中一次就是去肖像画家雅克-爱弥尔·布兰奇的工作室。这位画家已经展出过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一青年女子在读王尔德的诗集。布兰奇将这幅肖像画以及从画架取下的另外两幅画送给了王尔德。这时的王尔德，法语的说、写能力还算可以，遂给画家写道（事关在这位画家的工作室也是家的地方的一个约会）：“我爱拜访您这有孔雀蓝大门的工作室，爱参观嫩绿浅黄的卧室，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我在巴黎发现的路易十四时代背景的沙漠里的一片清冽的绿洲。”

最后，不可避免要拜访的是埃德蒙德·德·龚古尔，这位

^① 罗伯特·H. 夏拉德著，《奥斯卡·王尔德：不幸友谊的故事》，纽约，哈斯凯尔出版社，1905年，P15～P17。

龚古尔兄弟（作家）团队的仅存者，其日记使那半个世纪具有如此多的显著特色而不衰。但是，那天晚上却产生了一个误解。王尔德说起了斯文伯格，而龚古尔理解为，来客把这位英国诗人，界定为“一个炫耀恶行的人”，干了什么可能让人家认为他是鸡奸者或畜生的事，而那天晚上王尔德所说的任何东西根本就与鸡奸者或畜生无关。他说的不是这么回事。但是，直到《埃德蒙德·龚古尔日记》那一节引文白纸黑字印出来，他并不知道这个误解。在《埃德蒙德·龚古尔日记》中看到这一节，王尔德迅速行动，以纠正这个错误。王尔德坚持说，这位备受赞美的诗人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质朴的生活。

当然，日子也不完全在社交场上度过。王尔德在写一个剧本（“我曾写过的最有力的作品”），对自己在巴黎所完成的东西感到很高兴。在返回伦敦时，他写信告诉夏拉德，“我希望回到巴黎，在那里，我写了这么多的好作品。”^①

① 埃德蒙德·德·龚古尔著，《埃德蒙德·龚古尔日记》第13则，摩纳哥，1956年，P28；梅林·贺兰、鲁帕特·哈特-戴维斯编，《奥斯卡·王尔德书信全集》，伦敦，第四阶级出版社，2000年，P209，P211，P504。

第二章 巴黎蜜月

至少在另外 12 年间，奥斯卡·王尔德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他要变成一个典型的同性恋者，亦即美国人对出轨行为者所说的那种“海报男孩”。中小学期间，他表现得像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童，目光也会在路过的长得好看的人尤其是佳丽身上游移。有一位年方 17 岁的青年女子生有“我所见过的最美艳的脸庞”，奥斯卡写给一位朋友说，还答应要给他一帧该女孩的相片看（暗示一番风流韵事在迅速发展）。这是奥斯卡 22 岁那年 8 月间的事，到来年春天，他还常常到这位“比任何时候都更可爱”的弗罗丽那儿去。^①

但是，奥斯卡还是会找到他的真爱。那是个小他 4 岁的令人惊艳的爱尔兰娇娃。“我准备跟一个美貌的年轻姑娘结婚，她

^① 前已引用《奥斯卡·王尔德书信全集》，P21，P47。